

## 怀念谢淑婧老师

### 追忆谢淑婧老师

旦增卓玛<sup>①</sup>

1986年7月我和一同从中央民族大学毕业的彭学云、李兴龙和那扎尔一起来到了国家图书馆（当时的北京图书馆）文津街老馆报到。那是我第一次见到谢淑婧老师。在我的印象里她好像从来没有胖过，永远是那么瘦小，而又永远是那么精神抖擞。

我在国家图书馆善本部民族组工作了5年，这5年为我后来的事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最重要的是让我从心底爱上了图书馆这一我毕生为之努力和付出的事业。这5年我一直跟随黄明信老先生和谢淑婧老师从事藏文新书和古籍的整理、加工、分类和编目工作。两位老师在工作上毫无保留地教会了我很多业务知识。我大学毕业后的第一篇论文是黄明信老先生带着谢淑婧老师和我完成的《北京图书馆藏文古旧图书著录暂行条例说明》；第二篇论文便是谢淑婧老师和我共同完成的《北京图书馆藏文古旧图书目录组织情况简介》。两位老师还从做人方面给了我很多潜移默化的影响，让我始终坚持本分、踏实做人、做事的原则。

谢淑婧老师1964年从中央民族大学民语系藏文专业毕业后，分配到西藏工作。她和她先生夫妻俩在西藏工作过十几年。当时的西藏还不是今天人们向往的最后一片净土，而是一个生存条件艰苦、物资紧缺、交通不便、让人谈虎色变的边境少数民族地区。但这世界屋脊对于谢淑婧夫妇俩来说，却是留下他们青春记忆的地方。

后来我回到了西藏，暂别了谢淑婧老师。但是，每次我到北京出差，基本都会带着和我同行的同事和朋友一同前往谢老师家探望。对于二老来说，见到来自西藏的客人，就像看到自己久别的亲人般兴奋、激动。因为长时间没有机会用藏语与人交流，谢老师的藏语一开始

<sup>①</sup>工作单位：西藏自治区图书馆。

显得有些生硬，但她坚持用藏语和我们交流，让人感觉到一个长久漂泊在外的游子终于有机会能用家乡话和亲人交流时的那种兴奋感。对于她而言，西藏是她的第二故乡。

在西藏经常进行“老西藏精神”的教育，每次提到这个词，我的脑海里就闪现出他们二老的身影。他们当初撇下家中需要照顾的老人和嗷嗷待哺的孩子，毅然决然地投身到了新西藏的建设中。进藏工作十几年期间，每一年半才能回家探望亲人一次，有时候因为工作需要，这难得的探亲机会也许都会被拖后很久，但他们无怨无悔。今天西藏的繁荣发展、和谐、稳定，就是因为有无数个像谢淑婧老师夫妇这样的人不计个人得失，牺牲小我、成全大我换来的，他们对于西藏和西藏人民的爱是那么深、那么浓。

2016年7月，我接到谢老师女儿艾琛的电话说：谢老师委托她整理的一些私人藏书，其中关于藏学和藏文的部分书刊，她希望全部捐赠给西藏自治区图书馆。2017年初，我收到了艾琛经过整理打包后从北京千里迢迢寄到拉萨的四箱书刊。一年后，2018年2月18日谢淑婧老师离世的消息从北京传来，我才明白她老人家那是在做远行前的准备。这也是一个把自己的毕生都奉献给了西藏和藏文化发展的老者，为自己所热爱的雪域和民族文化事业献上最后一份心意。

2018年6月13日